

夜奔*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0000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10000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朝歌风云
Relationship:	殷寿/殷郊 , all殷郊 , 姬发/殷郊
Character:	殷寿 , 殷郊 , 姬发 , 崇应彪 , 妲己 , 姜文焕 - Character
Additional Tags:	寿郊 , 殷氏父子 , 发郊 - Freeform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2 of 如此肉体，杀之可惜
Stats:	Published: 2023-08-04 Words: 4,837 Chapters: 1/1

夜奔*

by [HeartlessWoo](#)

Summary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妲己All | All殷郊 不过这章基本没有妲己
主殷氏父子 | 寿郊 副姬发/殷郊
殷郊的过去，小狗狗的寻父之路！

by無心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殷郊恍惚着，被半抬着押下阶梯，离他的父亲越来越远。
"殷郊，你没事吧！"
姬发忧心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他却无力回应。
他还没有死，浑身的疼痛是父亲留下的火。
可是胸口却空空的，如同这静谧的夜色一样冰冷。

摘星阁巍峨的楼台，似乎将父亲抬得越来越高。
自从父亲搬进这里，一切就变了。
父亲步上高高的王座，走入高高的鹿台，一步一步离他远去。
他只能看着父亲的背影，不敢追赶。
父亲不再是父亲。父亲成了王，他的父王。
他不再只是父亲的儿子，他成了大商的太子，父亲的臣子。
他只知道自己的职责就是守护父亲，守护父亲要他守护的一切。
无论付出什么。

曾经他肆意地出入父亲的营帐，携盔带甲，从来不需禀告。

有时他刚下战场就配着剑闯进父亲的营帐里，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和血，在生与死之间游走的身体震震然尚不能冷却。他需要他的父亲，追寻着父亲的怀抱，父亲的爱怜，父亲的认可。

只要父亲为他骄傲，他就感到自己做的一切有了意义，再残酷的杀戮，再惨烈的伤，在见到父亲的那一刻，都化作他最华丽的勋章悬挂在他的身体上。

父亲允他同睡，他们的剑就叠在一起。他们身下铺着那张威严的虎皮，巨大的"王"就在他的头边。父亲粗糙的大掌会抚过他的伤口，给他包扎。那举斧持剑的硬茧擦刮他的肉体，他像一柄兵器一样被父亲肆意地使用着。

夜里他时常醒来望向他父亲的脸，枕着父亲的肩膀，想要尽可能地再离父亲近一点，再近一点。

他还能感到父亲在他身体里的形状，把他填得饱饱的，满满的。

父亲滚烫的身体，燃烧的火焰。紧贴着他让他温暖，也跟着燃烧。

可他再也不能随意留在父亲身边了。

自从姐已来了，父亲竟将他拒之门外。

父亲不再与他同睡，父亲竟会责怪他夜闯寝宫！

他不过是想保护他！保护父亲！

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为父执剑！

殷郊口中品尝着苦涩的味道，难以下咽。

他独自跑回了自己的宫殿，华丽庞大，侍人无数。与之相比，军营里小小的营帐多么闭塞简陋。

他却只感到空旷，寒冷。没有了父亲的火。

殷郊在夜里朝着摘星阁的方向眺望。

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一眼望见，那是城里最高的地方，那是父亲的所在。

他向往的地方，他血液流向的地方，他的身体不由自主朝向的方向。

如果他望向高处，也只是因为父亲在那里。

如果他站在父亲的面前拿起剑，也只是想要保护父亲。

父亲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父亲不会不信他！

殷郊在夜里又开始时常穿着寝衣狂奔，好像回到幼时父亲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姜王后也再无法管束他，哪怕她劝诫他他已经是大商的太子，要稳重，要庄严。

他知道母亲是对的，可是他心中空空荡荡，身体里的血液又开始狂躁肆虐，内心躁动，空乏，渴望，无论他怎么试图说服自己，控制自己，他都难以安眠。

强大的，强壮的经历了无数厮杀的战士殷郊，他的身体已经足够坚硬，磨练出的筋骨肌肉，伤疤硬茧已经将他保护得完完全全。内里他却再一次体会到了幼时的渴望与空虚，不安着，寻找不到父亲。

父亲不在这里。

殷郊朝着摘星阁的方向狂奔，他看着摘星阁离他越来越近，他却怎么也无法到达。

遥不可及的地方，父亲！

寒风裹身，他只能拼命奔跑，发疯一样奔跑！要么他就在校场奋力挥剑，父亲给他的剑，他赢得的剑，狂乱劈砍；要么和侍卫们通宵达旦地切磋武斗，尤其是崇应彪，他次次都要把他揍得爬不起来，浑身的怒火都朝他身上发泄，他却还要挑衅，连姜文焕也在一边忧扰不堪，这座庞大威严的城池——朝歌在令他们所有人不安，这里不是他们熟悉的地方，他们好像作为英雄回来，凯旋高歌接受整座城市的欢呼，可真正进入到这里，四方城墙就是他们的牢笼，他们是被困在笼中的兽，被送到万众瞩目之下，被那欢呼声催促得越发暴乱疯狂，他们陷落到漩涡里，他们都在被吞噬；要么他就一次又一次同姬发在夜色里厮混，城墙，小路，训练场，兽牢……任何地方，狠狠地感受那撕裂饱胀破坏他身体里父亲留下的痕迹，那烙下又被抛弃的空荡的印刻，直到自己精疲力竭，浑身浸满在汗水里终于重新感到暖意，好像在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他才能够安睡。

睡梦里，他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朝向父亲的方向。
醒来时，他又迎向父亲的召唤。

殷郊睡在空旷的孤独的宫殿里，在梦里又回到自己幼小的时候。
父亲不再近在咫尺。父亲不在他的身边，他总是在外征战。
殷郊总是渴望着父亲，哪怕他总是奔向父亲，这遥远的距离却将他们分离。

他不明白自己对父亲的渴望为何如此难耐焦渴，无法消解。
他是如此地渴望他的父亲，浑身所有的血都要流向那个方向，奔驰不息。
他永远朝向那天边父亲的方向。他总是知道父亲在哪里。
父亲不在他的身边，他的世界空缺席了最为重要的部分。他朝向那豁口的方向。父亲就在那里。

他全身心地朝向的父亲的方向，血液奔涌的方向。他命运的方向。
那时他还不知道，那强烈的命运呐，不仅吸引了他的血，也吸引了他的刀。
他们之间循环着永恒的诅咒，但这个年幼的殷郊还不知道，年长的殷郊也不知道。
他很久很久都不知道，他多么的年幼。

他只认得自己浑身的渴望。
被吸引着，简直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追寻父亲。
年幼的殷郊时常偷偷跑出王子的府邸，在城池中央的行军道附近窥望。

那是父亲离开的路，也是父亲归来的路。
千军万马之前，父亲一人当先。高头大马，庄严肃穆。
他的父亲，是王国最强大的战士，最了不起的英雄！
等到宫中的侍婢仓皇失措地在城墙下找到他，他就在路边等待，等待父亲回来。他要让父亲第一眼见到他，他知道，父亲不会寻找他，他得自己寻找父亲。
无论他的母亲如何教导他，训诫他，他都无法自制这本能的渴望。他总是逃出去，爬树，翻墙，没有人可以拦住他，前往父亲的身边。
直到他的荒唐传到王宫里引起叔叔殷启的嘲笑，他说，不愧是殷寿的儿子，和他一样兽性难驯。

他满心以为那是夸赞，他和父亲一样！母亲却在周围人不怀好意的目光中沉默不语地把他抱回了家，不允许他再出门。

他开始梦魇，他在梦里被人抛弃又捡回，宫廷里歌舞凌乱，刀光血影，他还未学会保护自己就失去一切，被人追杀逃亡，等到他终于有了力量却又在犁耕之下惨痛受死……
母亲不得不在夜里同他讲述父亲的故事安抚他入睡，高大英武的父亲如同神祇降临，满身耀眼的金光斩杀他梦中的一切魑魅魍魉，妖魔鬼怪。他看到父亲战斗，看到父亲浑身浴血从火焰之中冲出，他看到父亲高高举起的巨斧斩断敌人的头颅……他浑身血热，脖颈灼烧，像是也被斩下了头颅！他在梦中痛醒，浑身被汗水浸透，那火热却不得消解越燃越烈，他必须去寻找他的父亲，他的使命！

幼小的殷郊在朝歌城的夜色里狂奔。
长大的殷郊在宫城之中狂奔。
他们都在奔向父亲的方向。
那个他们一生寻找的，渴望的，他们的血液的方向。
他们的渴望。

是叔祖把他接进了宗庙，叔祖说他的年纪还太小，魂魄不稳，压不住身体里父亲的血气。
叔祖让他在祖宗灵前侍奉，请求祖先的庇佑帮他稳定魂魄，安抚着他血液里难耐的躁动。
殷郊果然不再浑身发热地在夜里狂奔，那些梦渐渐模糊，就消却了。
尽管他依旧渴望着父亲，在夜中辗转。

等到父亲终于回来，把他带走！
他简直乐得快疯了，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叫嚣！
那是恐惧还是兴奋？是遗忘还是渴望？是爱还是恨？
他的命运在他头顶呼唤，梦里的日日夜夜，他们相斗相杀，他们的血总是融在一起，早已不分彼此。

他当然不明白母亲在他马后忧虑的神色。只要他可以跟在父亲身边！
这可是他的父亲，他最崇敬，最憧憬，最向往，最敬仰的父亲啊！
分明是不在身边的父亲，殷郊却从不对父亲感到陌生，哪怕每一次他回来殷郊都已长变了样，父亲也经历满面的风沙，越来越威严，越来越威武。
他见到父亲就像父亲从不曾离开，他天然地，不可阻止地，感到对父亲的亲近。
父亲的光辉在故事之中照耀了他。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就知道这一定是他的父亲。
他从未怀疑过，他们之间的血连得如此之紧，哪怕是上天也无法斩断。
父亲无所不能，父亲就是他的神，父亲在梦境里保护了他，他终于睡得夜夜安详。
父亲是大英雄！父亲会保护他！护佑他长大！
他会成为父亲最好的战士！他会保护他的父亲！

自从回到这朝歌城，那些遥远消磨的记忆又不断地回来扰乱他。
父亲，父亲不会不信他。
殷郊倔强地抓住这唯一的救命稻草，将他空落落的心悬挂。
像是挂在这高高的摘星阁的屋檐下，随风晃荡的铜铃作响。
都怪姐己！是狐妖魅惑了他！
没错，都是狐妖，父亲还没见到姐己的真面目，他只要可以证明自己说的话，父亲就会明察秋毫，斩杀狐妖，原谅他，扶起他，再重新给他治疗伤口。
只要父亲……只要父亲还可以信他，无论多么重的伤他都甘愿承受！
只要父亲信他！信他！

他知道父亲的目光很大，父亲的世界里太多的东西，他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
他知道父亲不属于他，父亲的身边从来不只有他。
他不止一次见到过父亲营帐中的男奴女奴，甚至是营中的将士，他的兄弟！
他隔着营帐的一角窥见他们交叠的肉体，粗野的呼喊。
他胸中闷闷，浑身火烧一般，他那时还不明白。直到他逐渐长大，身体成熟，同姬发躲在一起抒发欲望。而他一旦体会到了身体的欲望，心里便再也无法压抑控制地长出野草来，烧之不尽。
他从不嫉妒自己的兄弟，他们是他们中间最强的！他却会嫉恨那没有身份的奴隶，他们凭什么比他离得父亲更近！凭什么！

父亲把他带在身边，他同父亲形影不离。
父亲亲自教导他，带着他在战场上冲杀。
自那以后，他就经历了父亲的每一场战斗，每一次胜利！
所有的训练，所有的生死，悲痛欢呼。
他全心全意地渴望父亲，追随父亲的身影，所有的方向。
直到父亲终于用自己的身体，填入他的身体，在他的身体上满足他的一切渴望。
喂饱他。
填满他。

母亲的教诲曾在他耳中，天地人伦，君臣社稷……早已在战场的风沙之中湮灭。
他已不是母亲身边的幼雏，王城中的幼兽。他是父亲身边的儿子，是主帅麾下的战士。
千里之外的朝歌已经不在他的周围，亦不在他的心中。
他已经找到了父亲，他出生以来就渴求寻找的父亲，他的来处，他的归宿。
褪下华丽繁复的王孙的外衣，他只是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兽。
充满野性，被杀戮血腥喂养。

自那日起殷郊越发勇武，不畏生死，渴望鲜血。
他心心念念父亲的奖励！
他想要父亲，只想要父亲！

可父亲并不是只要他。
男男女女依旧来往于父亲的营帐之中，殷郊落寞地从父亲喧闹的营帐前走开，满心的热血

被冷水浇淋。身体空虚，欲望作器，比以往更难挨。
他身体里已经留下父亲的痕迹，空空荡荡的痕迹，被抛弃的痕迹。
他开始和他的兄弟们厮混。

每下战场，热血与欲望都蓬勃生长。生死之间，每一场战斗都留下血腥震颤。
上半夜他们举酒痛饮，吵架推搡，打架斗殴。下半夜，在醉意和身体胶着中试图消弭那和死亡相错的颤抖。恐惧，兴奋，唯有生死最为催发性欲。
他们都从少年开始长成，经历人事。
他们的身体自然地产生欲望，开始渴望，躁热难耐。
他们本就熟悉彼此的身体，他们的伙伴，相互之间就是他们最好的欲望发泄器。
滚烫的肌肉贴合在一起，像厮杀作训一样，狂热地彼此撕扯。
他们肆意地释放自己的欲望，对生的欢欣，对死亡的恐惧。
天亮他们就遗忘一切，赤身裸体地相互枕藉着从野地上爬起来。
又是新的战斗，新的生死。有的人第二天就再也见不到，或许自己也再不回来。

殷郊最放纵。每每父亲不要他，他随便抓着人就睡。父亲和谁睡，之后他就也要和谁睡。
他抓住过崇应彪，逮住过表兄姜文焕，抱着姬发不肯放手，在黑暗里谁也分不清谁是谁。
他们在营地里，帐篷外，火堆旁，郊外野地，肆意翻滚，狂呼咆哮。
殷郊只想忘记父亲，短暂地忘记在他身体里留下印记，转而又抛弃他的父亲。
忿懑，不甘，委屈，焦躁，他的血液不肯安静下来。
直到父亲再次召唤他，占有他，拥抱他。

自那时起他就知道，他得争取一切，他要无比努力地赢得父亲的目光，父亲的爱，让父亲为他骄傲。
他却为此更加热血沸腾，在训练里，战场上英武非凡，无所畏惧！
他的一切是他争来的，是他赢来的，他必须做那个最强大的儿子！
正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怎么能让他失望呢？
在质子营里，他的兄弟之中，他一直是最强的！
崇应彪愚蠢鲁莽，表兄姜文焕文质仁善，鄂顺太过拘谨，苏全孝更完全只有恭顺，只有姬发比他聪明，但他也打不过他。
他在血肉拼杀之中胜利，他渴望的一切不过是父亲的目光
想到父亲的目光，他就热血沸腾。
他的父亲在他身后！
他的父亲在看着他！
他要父亲骄傲地看向他。只看到他！
父亲的目光包裹他，那就是他最强大的护盾。
他将沐浴在父亲的荣光之中，无坚不摧，战无不胜！

母亲说，他不了解他的父亲。但是母亲不了解真正的父亲。
父亲不是没有真心，只要你去赢得他。
殷郊以为自己已经赢了，可再一次步入朝歌城，他们脱下甲冑，穿上了更为华丽繁复的衣服。那曾被他们抛诸脑后的仁礼道德像这复杂累赘的衣服一样重新束缚他，让他浑身不适。
繁华的朝歌更像一个华丽的牢笼，困住他，父亲又开始离他远去，他们被王座，鹿台，君臣父子相阻隔，被层层的人群分开，他甚至还不如父亲的侍卫可以宿卫寝宫，和父亲日夜相伴。
未经传召，不得入内？殷郊他情愿脱下所有的衣服回到战场上，赤身裸体，幕天席地！
在那里，父亲在他的身边。
而不是在这里，父亲越来越遥远……

"殷郊！殷郊！"

殷郊昏昏沉沉地被姬发低沉的声音唤醒。
黑暗阴森的地牢里，姬发穿着斗篷隐在黑暗的阴影下。他忧切的目光落在殷郊眼里，就像他们在无数个战场上一样。

"姬发？"殷郊爬起身，鞭伤扔在他身上撕扯。"你怎么在这儿？"
"快来，我带你走！"姬发扶起殷郊半蹲着转过身要他爬到他背上。
"我还能去哪儿？"殷郊努力地靠近姬发挨上去。
"去宗庙，找大司命比干躲几天。大王明察秋毫，等他冷静下来，事情就还有转机！"
殷郊眼前一亮，没错！没错！父亲不会不信他，父亲只是气上了头，等父亲冷静下来，他不会不信他！他还没有输！他还可以赢！

重叠的黑影在城墙之下仓促奔走，路上的侍卫都适时地转过身。
谁都没有留意到身后那抹雪白的尾巴，在城墙上飘摇挥舞.....

End Notes

后记：

*章节名来自王小波《红拂夜奔》。本来只是想到有感觉，后来有朋友留言提到杨广和殷寿我就又想起红拂女夜奔逃离杨素（可惜不是杨广）追李靖而去的故事，怎么越想越适合呢，哈哈哈哈哈。

这是殷郊逃离父亲的夜奔，也是殷郊追寻父亲的夜奔呐。

说起殷郊小狗狗对他父亲如此浓烈的忠心渴望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殷寿的确很有玩弄人心的本事。他能够统帅质子营并且让质子们都服膺他，崇拜他，敬仰他，他本身就表现得非常英明神武，战无不胜，身先士卒的样子，非常的具有魅力。更何况是对他的儿子殷郊呢。他是那种很有掌控欲的Dom，会把所有人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殷郊做错了他就会惩罚，但他做的好，他也会奖励，就这样慢慢引导驯化。

二是殷郊所处的环境影响。他身边的兄弟都是质子，也就基本等于是被父亲抛弃的儿子。但殷郊却可以待在父亲身边，对比之下自然更显感情。何况殷寿对他肯定不坏，我一直相信殷寿是有爱的，对质子们，对自己的儿子。他虽然利用他们，玩弄他们，但他又何尝没有一点自己的真心呢？殷郊第一次持剑夜闯他虽然训斥忌惮，但也没有怎么样。殷郊尤其还敢和他爹闹脾气质问姐己，虽然他本身野性难驯也是一点，但也足可见殷寿往日对他应该是很纵容的，不被纵容的孩子不会养成这么耿直的性格。虽然这爱不多，等到殷寿不再需要他们以后就更少了，但殷郊再笨也不可能是毫无所觉的。

三是殷郊本身的性格就是忠勇的狗狗型的，他其实不是非常自主的那种孩子。简直是天生和他爹契合的Sub，别的质子可能还只是内心迷茫寻找理想，对于殷郊简直就是双重暴击，影响加成啊。我真觉得殷郊是一款理想狗狗了，又还很有野性，爱了爱了。

不过在这个系列的写作里我还想要加入一些神话和宿命的因素，里面有点伏笔以及阴谋存在。感觉更带感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